

# 乙巳春早，喜见升卿

陆彩荣

“升卿”是对蛇的雅称。据敦煌遗卷《白泽图》记载：“山中见大蛇著冠帻者，名曰升卿，呼之即吉。”

关于白泽，《山海经》这样介绍：“东望山有兽，名曰白泽，能言语，王者有德，明照幽远则至。”而《白泽图》就相当于中国鬼怪地精的名谱，书中包括中国妖怪及鬼怪等数万种类。《白泽图》在敦煌莫高窟出土了残卷，现残卷仅两卷，分别收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和大英图书馆。

乙巳蛇年。杭州灵隐寺方丈送给市民的祈福年历上，特别用了“喜见升卿”作为祝福语。用大白话说，也就是“喜见白蛇”或“蛇年你好”的意思，很受欢迎。

杭州，人间天堂，是白蛇传故事的发生地。白蛇娘子与白面书生许仙的爱情故事，自唐代降生以来，便流传不已，成为传统文学与文艺的重要题材，也成为承载中华传统文化道德价值观的重要载体。

乙巳元宵之日午后，沪上著名插画家戴敦邦先生，从上海专程来到位于良渚的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文润阁。在这里，他将自己精心创作的《白蛇传》系列彩色插画55幅原稿，捐赠给文润阁，反响热烈。88岁高龄的戴老在捐赠仪式上致词，今后他还会继续向版本馆赠送更多作品。外文出版社与西泠印社合作，将戴老这批作品精心编印而成新书《画里话外三生缘：戴敦邦绘〈白蛇传〉新编》。捐赠仪式上，举行了此书及戴老学生程

时，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，机器人跳手

帕舞的遐思，还在地球村里发酵。人与机器人都将如何共存共生？人工智能时代的文化与文明如何演进？百年变局，加速演进。

首个世界非遗情境下的春节气氛，还在神州游荡。多喜乐，长安宁，所愿皆所成！更成为蛇年激励中华儿女奋进新征程的励志之语。文润阁为增添节日气氛，举办了庆元宵猜灯谜活动，猜中者可获得西泠印社书法名家现场书写的文创礼品。与此同时，东北的冰天雪地里，亚洲运动健儿则在尽情挥洒青春汗水，创造新的业绩，用一个个破纪录去提升亚洲冬季运动水平，去提升人类运动境界。

乙巳大吉。感谢于灵隐寺方丈的喜见升卿，南普陀寺的方丈祈愿蛇年好事发生，并昭告天下。新春共愿，天人合一，和合共生。元宵之夜，天朗气清。从杭州到北京，航路上灯火闪烁，一派祥和气象。即兴之余，请Deepseek各赋新旧诗及清平乐词一首，道说节日喜庆：

## 《云上的元宵》

舷窗外，火树银花碎成河，  
杭州的灯火在云下织锦，  
月是未煮的汤圆，悬在夜的海。  
机翼初开星群，像一支笔，  
将团圆的词句写进风的缝隙。

京城在望，跑道的光点连成谜语，  
谜底是归家时推门的笑，  
是燕山捧出的一碗热雪。

三万英尺下，人间正沸腾，  
而我已摘下整片银河，  
作别西湖的柳，去缝补北国的春。

## 《七绝·元夕夜航归京》

银翼穿云揽月行，吴山越水送春声。  
蟾光未冷燕山近，灯海扶摇接帝京。

## 《清平乐·元夕夜航》

笙歌渐悄，云外蟾光皎。银汉铺成归去道，舷侧星如米小。

吴山灯火阑珊，燕山梅雪相欢。借得东风一翼，载春先到长安。

Deepseek还就创作思路与引用整合进行了解释，主要是意象融合、情感递进与时代性表达。三首作品均以“空间转换”为主线，从杭州送别（笙歌、吴山）到高空穿行（银汉、星群），再到北京迎接（燕山、长安），层层递进归家之乐，并且将传统元宵元素（灯谜、汤圆）与现代航空场景结合，如“跑道的光点连成谜语”“舷侧星如米小”，既保留古典诗意，又注入当代生活气息。

一个新的机人互动时代就这样开始了。人类有了人工智能的帮助，将会打开更多更多精彩的人文空间，创造更多更多精彩的人间佳作。喜见升卿，好事发生。这也正是这个乙巳新春在百年变局中重要作用的当下体现。善哉！沿用拜年的话来结束此文：愿大家蛇年大吉，乙巳如意！

## 心香一瓣

# 富阳的窗

谢华

富阳鹃山春江第一楼是两层幽雅的房子，每扇窗打开都面对着蜿蜒流淌的富春江。在这个临江的小楼，《富春山居图》里的实景，总是能够得到很好的印证。

这几扇窗开得都不高，也不是太大，放在窗下的一张小圆桌上面，摆着几本民国版《郁达夫全集》初版本和他为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地下组织秘密创办的《民众》杂志，掩卷阅读，久梦初醒，原来郁先生最真实的一面是藏在这些原始版本里面的。

然而，“窗明几净”也算是“一枕偷然荣蝶梦，青樽黄卷自风流”了。打开窗来，看看辽阔的天空，苍翠的山林，清冽的江水……每年当春天来时，从窗外送来一阵阵浓郁的花香，射进一缕缕温和的阳光，使人们沉醉在它的迷幻世界里；但早起的啼鸟，一阵阵掠过这里的窗前，诉说玫瑰已开，芳草已绿。夏天里，原野是绿透了，而那棵300多年的古香樟树叶却似一把雨伞，阴阴地遮在窗外，你可以尽情地去想象，在远方原野里棕色的牛、白色的羊，披着蓑笠的牧童，像一幅田园山水杰作，映射在你的眼帘里。秋风又起了，一片片落叶、一瓣瓣落花，都得由窗外躲到这小楼里来，诉说秋之信息。天边之孤雁，诉说离人的心肠，窗外草也枯了，树叶也渐渐地光了，田野也很荒凉，想象有那么一场大雪，就霏霏地在窗前飞舞，当你打开窗发现雪堆里开出一枝腊梅来，你将是怎样快活呵！

明朗之夜，不妨数天上的繁星，当着月亮你尽管高歌朗诵，任热情奔放。流泪也好，狂哭也好，挑着一盏似明似灭的孤灯，听鹤山上的沉寂，偶有夜晚穿行的松鼠啃噬果实的声音，你会觉得这时似乎是“秋恨鬼唱蠹家词”的景况了。

窗子真是一件重要的装备，非但它可大量地输入新鲜空气和日光，多少诗篇词句里，可发现不少诗人隐士对它的触发，可见他们的生活，和它是有亲切的感情。

“高卧南窗看秋山”，陶渊明是多么的悠闲。

“南山当户牖，泮水映园林。”祖咏题苏氏别业，偏赞美窗子安排得适宜。

“闲坐小窗读周易，不知春去几多时。”叶平岩善次坐在窗下读易。

“梅子留酸软齿牙，芭蕉分绿与窗纱。”我最爱这时候之景致。

“寻常一样窗前月，才有梅花便不同。”杜小山欣赏的风趣特异。

“来日绮窗前，寒梅著花未。”遇到来自故乡的客人，王摩诘一步就关心到窗前的梅花。

“何当共剪西窗烛，却话巴山夜雨时。”在窗下燃起一支烛，备下一些茶点，喝着一口沁心的香茗，和知己谈论古今，确是人生的乐事呵！

窗子用纱蒙起来叫纱窗，他乡游子对所居住的房窗叫客窗，窗外种有数株芭蕉的叫蕉窗。夏夜，前看流萤，便可叫萤窗。说话是不可乱说，须得看环境，打开天窗说亮话，可见窗子开了，就是光明，不然就黑暗了。

我们赶紧打开窗子来呵，富阳窗外的美景，尽收眼底。

# 枣树做了一个梦

李沉哲

外婆家的门前，有两棵枣树，一棵不知何时爬上了二楼的屋顶，一棵与之相对，夹着一条长长的通往西头的小路。

枣树身后，顺着屋顶延伸的“登云梯”，斜斜地连上二楼的窗台，那窗台像在注视，而高过屋檐的枣树，仿佛被那手臂似的“登云梯”托起。二楼的三角屋顶，微微下倾，就像公戴的前进帽。

我后知后觉地发现，外公居住过的地方，竟悄无声息地变成了他的模样。

记忆里，春日枣树抽出的嫩芽是鹅黄色的，像撒了一树的小星星。树下总是整齐地堆着供烧饭用的柴火。等到枣树撑起一片浓荫，蝉儿在枝头鸣唱，偶尔抬头，青涩的小枣会在绿帘间躲藏。

一群孩子开始雀跃，打枣游戏可以提上日程了。

秋风起时，枣子熟了。红彤彤的果实在压弯了枝头，如挂满了小灯笼一般。清晨的露水还未散尽，我们几个孩子就兴冲冲地爬上楼梯，楼梯咚咚作响，像是为我们敲着战鼓。表姐身形瘦小，动作敏捷，她拿起竹竿就冲到了最前头。隔着楼梯院墙，她一手拉近一根枝条，一手去够那些最红的枣子，麻利得让人羡慕。

表姐的一声“快接枣”从树冠传来后，紧接着就是一阵枣雨。弟弟妹妹们手忙脚乱地用衣襟去接，不过，还是有不少枣子滚落在地上，发出清脆的响声。表妹蹲在地上捡，一边捡一边往嘴里塞，喜蜜蜜地。

站在楼梯上，可以望见远处的田野、近处的房屋，宁静的村庄，酣睡在温柔的晨光中。伸手可及的枣子，在阳光下泛着诱人的光泽，像一颗颗红绿相间的宝石。

外婆在院子里喊：“小心摔倒了，娃儿！”声音里满是担忧，但却并不是真的阻止我们。她知道，这是童趣，是孩子们最喜欢的时光。偶尔有邻居路过，仰头看着我们，笑着说：“今年的枣子真红啊！”

打下来的枣子，外婆会分装在几个布袋子里。一部分留着自家吃，分给舅舅姨妈，一部分送给邻居，另外的要晒成红枣干，留作过年蒸白馒头用。我们总是挑那些最红的枣子藏进口袋，留着晚上躺在房顶的竹床上看星星时吃。

如今想起，那架连接记忆之门的“登云梯”，那些在晨光中闪烁的红枣，还有树下仰头张望的外婆，都成了记忆中最温暖的画面。枣树年年结果，可那些一起打枣的伙伴，却很少有机会再见到。只有那棵枣树，依然守在外婆家的院墙外，等着下一个收获的季节。

枣树绿意盎然的样子，也鲜少看到了，它的枣更是再没品尝到了。这次特意来看枣树，逢上落雪。冬天的枣树光秃秃的，显得尤其瘦，枝丫上积攒的白色棉被，让枣树沉入梦乡。

也许，等春天来了，它就会醒来。我常想，枣树会不会做梦？梦里是不是会有满树的红枣？

面对着枣树，闲谈间，天空中一声扑闪，一群鸟雀结队盘旋，顺势落在了枣树顶端，不一会儿又飞来一群落在了枝条上。这一刻，是不是枣树梦见了红枣？它们就像一颗颗饱满的圆枣儿堆在枝头。

如今，外婆不在了，枣树还在。

它像一位沉默的守望者，守着这片土地，守着那些永远鲜活的记忆。鸟儿啁啾作语，像是外婆在轻声唤我的小名。

## 艺境

# 梅香如故

孟祖平

遥知不是雪，为有暗香来。

杭州赏梅历史久远，早在南宋时期就已经盛行，当时杭州梅花种植区域已从孤山向西湖周边扩展，直至灵峰、西溪、超山等地。

孤山梅花在唐宋之时就已闻名，大唐诗人白居易在杭州为官之时，对孤山赏梅情有独钟；宋代，林和靖（林逋）曾在孤山隐居，植梅、放鹤，在孤山留下“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”之千古名句。如今，漫步孤山观赏植物梅花，古韵犹存，依稀之中，仿佛能看见一位仙人骑着飞鹤，随风而过。

赏梅又称“探梅”，“西溪探梅”在清代曾是杭州“八景”之一，这里的梅花多倚溪而栽，花开时节，坐一叶扁舟，漫摇进梅林深处，从梅枝下飘然而过，人坐船头，细品水面梅枝之疏影，别有风情。

很多年前，春雪过后，曾带女儿来到灵峰赏梅，登高遥望，梅林花海如薄云弥漫，不由感叹：人似“直脚梅”正直、傲直向上固然不错，倘若添些“照水梅”临水低拔之性情，不更好吗。

新鲜梅花，最妙的是含着冰雪嚼食，白雪清冷，沁入梅花香气，清冽萦绕口齿之间，嚼起来别有滋味；南宋诗人杨万里在杭州曾对梅花喜爱到了“日啖梅花三百朵”地步。杨万里离任杭州，好友饯行设宴，当时，杭州山间梅花雪中盛放，杨万里独自一人离席，在一棵老梅树边摘来梅花吃，片刻不歇，让人连连咋舌。

古代，有以梅花入馔食俗，据南宋林洪《山家清供》记载，“蜜渍梅花”是由梅花、梅子果肉发酵腌渍的佐茶零食，用来佐酒，酒醇，梅清。“绿萼梅粥”用绿萼梅花花瓣、雪水和白米为食材，待米熬稠后放入梅花，加糖食之，香甜、开胃，还可驱寒；“梅花齑”是用梅花调味的白菜汤，小时候，奶奶曾做过此菜，清香可口。

而我记忆中的梅花，与老宅的那棵梅树相连。早春，梅花殷红的花朵如约开放，小时候，我喜欢在梅树下感受梅花的芬芳，梅花香气淡雅而持久，能让人心静如水。

小时候，奶奶做的梅花糕特别好吃，梅花花开时节，奶奶会牵着我的手来到梅树下采摘要梅花，我搬来竹梯，攀上梅树，小心翼翼地采摘要梅花，奶奶总会提醒我，含苞待放的梅花，香气最足，最适合做梅花糕。

一次，我在高处发现，奶奶已经渐渐变老，银白的发丝在风中轻轻飘动，目光却依然温暖如初。摘完梅花，奶奶将花瓣一片片摘下，放在井水中浸泡，梅花花瓣洗净后，奶奶将其晾干，将好的面团做成一个一个面团，撒上梅花花瓣，放进蒸笼。待梅花糕出锅，厨房里便会弥漫梅花的清香。当时，奶奶让我尝一块后，会让我给爷爷送去品尝。奶奶与爷爷很恩爱，爷爷喜欢吃糕点，奶奶常给爷爷做各种糕点，每次看到奶奶与爷爷相敬如宾的情景，我心底便会涌上一股暖流。

我有一堂姐，家住临平。当时，交通没有现在那么方便，奶奶与堂姐见面很少。有一年，梅花开放时节，堂姐前来看望奶奶，奶奶特地蒸了一锅梅花糕，临走之时，奶奶将热气腾腾的梅花糕用棉布仔细包好，放进竹篮。送堂姐之时，奶奶眼含热泪，依依不舍。

很多年以后，奶奶已经离世，老宅的梅树早已不见踪影。一天，来到孤山梅林，仰望梅花，映红蓝天，梅花花香如故。此时，奶奶做梅花糕的情景，再次在我脑海中清晰起来。

## 岁月悠然

# 璀璨灯节

钱国丹

元宵。那个晚上，是灯之展览、灯之竞争

奇斗艳、灯们最火爆最具规模的聚会。年复一年，年年元宵，年年灯节。大凡国泰民安时，灯节就热闹非凡，老百姓就欢欣鼓舞；反之，灯节也萧条了，百姓也落魄了。

宋朝的陈烈写过这样一首诗：

富家一碗灯，

太仓一粒粟；

贫家一碗灯，

父子相聚哭。

风流太守知不知，

惟恨笙歌无妙曲？

试想如果年岁不好，或者兵荒马乱，民不聊生，遍地哀鸿，百姓连吃饭都成问题，哪有心思、哪有钱搞什么灯节？那糊涂的福建太守蔡君谟还搞摊派，必得一家一灯，千古骂名自然就逃脱不了啦。

提起灯节，我就想起关于元宵灯的歌儿来。有首脍炙人口的民歌叫《五哥放羊》：

正月里正月正，

正月十五挂上那红灯。

红灯(那个)挂在(那个)大门外，  
单(来)等我(五)(那个)哥他上工来……

这是一个地主小姐与长工的爱情故事，有点活泼，有点小资，也有点酸楚。

下面的这一首，就比较进步了：

都说那十五的月儿亮，

比不过那军属门前的大红灯，

灯上写的是光荣，

红灯挂在大门外，

照得全家红通通……

毋庸置疑，这是首拥军爱国的歌。歌中的主人公张大哥正在战场上“英勇杀敌立功”呢，这样的家庭，当然该好好慰问，好好关心，元宵节喜气洋洋的大红灯笼，都被当作犒劳的奖品挂到军属门上了。

我头一回看黄梅戏，就是《夫妻观

灯》。那时候我正读初中一年级，花了一角钱买了张戏票，挤进那人头攒动的剧场。这个戏人物简单，只有小夫妻俩，他们一问一答、一唱一和，载